

关系管理框架下《红楼梦》中的虚假不礼貌研究

李静雯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 210094

摘要: 随着语用学不礼貌研究发展到第三阶段,侧重点逐渐从分析说话人的语用策略转移到对听话人如何解读话语的关注。本文采用学者 Haugh 与 Bousfield 关于虚假不礼貌的定义,整合关系管理框架和虚假不礼貌理论,分析了《红楼梦》中人物发起和回应虚假不礼貌的策略,以及其在管理人际关系中所实现的语用功能。研究发现,说话人通常采用胁迫,辱骂,夸大和过度泛化的语言发起虚假不礼貌,作为回应,听话人通常采用自我贬低或抬高他人的策略接受虚假不礼貌,不回应的策略逃避虚假不礼貌,或者是重新发起一轮虚假不礼貌作为反击。发起和回应虚假不礼貌通常达到以下语用功能:1) 增进感情达到交际目的 2) 强制胁迫从而维护面子 3) 出于社会性权利或义务地进行剥削性娱乐以活跃气氛。

关键词: 关系管理;《红楼梦》;虚假不礼貌

引言

和以往关注礼貌和面子的经典理论不同,虚假不礼貌是一种特殊的语用现象,近些年来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的虚假不礼貌现象,探究人物发起和回应虚假不礼貌的策略,及其在人际关系管理中所达到的语用功能。

1. 文献综述

Culpeper (1996) 认为虚假不礼貌只是表面上的不礼貌,因为它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冒犯。Mills (2003) 也认为虚假不礼貌中的夸张言语和行为通常被看作是“玩笑式不礼貌”(jocular impoliteness)。关于虚假不礼貌究竟属于礼貌还是不礼貌范畴,一直存在争议。直到 2012 年 Haugh 和 Bousfield 重新把虚假不礼貌定义为既不是礼貌,也不是不礼貌,而是一种“无关礼貌”(non-impolite) 的行为。

Leech (1983) 认为虚假不礼貌可以促进谈话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增加彼此的熟悉度。Culpeper (2005) 关于综艺节目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虚假不礼貌在娱乐过程中具有剥削型特质。Holmes 和 Schunnur (2005) 研究了工作环境中的幽默,同样证实幽默可以帮助实现压迫的目的。基于此,Culpeper (2011) 对虚假不礼貌的语用功能划分为三类:增进感情,胁迫性压制和剥削性娱乐。包括戏谑、反讽、玩笑性辱骂等形式在内的虚假不礼貌可以表达出复杂的人际信息(Chen, 2019),也是一种管理人际关系的手段(Daly et al., 2004; Leech, 1983)。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是 Spencer-Oatey 的关系管理框架(2008) 和 Culpeper 的虚假不礼貌理论(2011)。关系管理框架把构成关系的基础划分成三个部分:交际目的,面子因素,社会性权利和义务。而这三部分刚好分别对应 Culpeper 提出的虚假不礼貌三功能:增进感情,胁迫性压制和剥削性娱乐。Culpeper(1996) 指出,虚假不礼貌通常发生在各种亲密关系之间,所以它实际上在管理人际关系。增进感情是实现交际目的的一种,胁迫性压制需要考虑到被压者的面子因素,剥削性娱乐是享有社会性权利或履行社会性义务的一种方式,比如打破沉默氛围,活跃气氛。

2. 语料分析

2.1 增进感情达到交际目的

(1) [语境:宝黛二人共读西厢、宝玉拿黛玉打趣,黛玉又羞又怒。]

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林黛玉听了,不觉带腮连耳通红...满面含嗔,指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还学了这些淫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宝玉着了忙,向前拦道:“好妹妹,千万饶过我这一遭,原是我说错了。若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教个癞头鼋吞了去,变个大王八,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往你坟上替你驮一辈子的碑去。”

(曹雪芹,《红楼梦》第二十三回)

该片段中,黛玉的话被认作是虚假不礼貌,其目的不在于表达真正的怨恨,而是用来掩盖由宝玉情话带来的羞怯之情。这里黛玉采用辱骂性表达(“你这该死的胡说!”)和威胁性语言(“我要告诉舅舅舅母去。”)作为发起虚假不礼貌的策略。作为回应,宝玉采用了接受态度(“原是我说错了。”),具体策略是贬低自我(“变个大王八。”)。

和抬高对方（“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来弥补自己之前犯下的冒犯之语。这样一来一回，增进了宝黛二人之间的感情。但值得一提的是，使用辱骂性语言发起虚假不礼貌有威胁面子的风险，关键在于听话人是如何解读的。

2.2 强制胁迫从而维护面子

(2) [语境：宝钗劝宝玉吃热酒，宝玉听信，惹得黛玉吃醋。]

可巧黛玉的小丫鬟麝香走来与黛玉送小手炉，黛玉因含笑问他道：“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越里就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鹃姐姐怕姑娘冷，叫我送来的。”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怀中，笑道：“也亏你倒听她的话，我平日常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宝玉听这话，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也无回复之词，只嘻嘻的笑两阵罢了。宝钗素知黛玉是如此惯了的，也不去睬他。

（曹雪芹，《红楼梦》第八回）

该片段中，黛玉的话再一次被认作是虚假不礼貌。黛玉假借责备丫鬟之名，实则意在表达对宝玉听从情敌之话而无视自己的不满与嫉妒。而这种心理需要谨慎处理，才不至于伤了彼此的脸面。于是有了以上经典片段，黛玉利用虚假不礼貌，既把自己的心意传达给了宝玉，又维护了明面上的得体。她采用夸大的胁迫性语言发起虚假不礼貌（“比圣旨还快。”）。面对如此指控，宝玉以及作为第三视角的宝钗由于习惯了黛玉的小性子，采取不回应的逃避态度（“也无回复之词”，“也不去睬他。”）。该片段也证实了Mills(2013)的一个观点，即虚假不礼貌常以夸张的方式暴露了说话人藏在心底的真实看法，而听话人却不以为意，只当是开玩笑。

2.3 出于社会性权利或义务地进行剥削性娱乐以活跃气氛

(3) [语境：宝玉和黛玉正在拌嘴，史湘云走了进来，因其爱咬舌说话，把二哥哥叫做“爱哥哥”。]

二人正说着，见湘云走来笑道：“二哥哥，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处玩，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一理儿。”林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这二哥哥也叫不出来，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着你闹‘么爱三四五了。”湘云笑道：“这一辈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儿得一个咬舌的林姐夫，时时刻刻你可听‘爱厄’去。阿弥陀佛，那才现在我眼里！”

（曹雪芹，《红楼梦》第二十回）

该片段中，黛玉取笑湘云的口音可以被看作是虚假不礼貌，同时也是一种剥削性娱乐。一方面湘云并不因黛玉对其取笑而恼火，另一方面黛玉从其中获利。黛玉刚和宝玉吵完架，利用取笑湘云的契机和宝玉重归于好，也可以看作是出于社会性权利和义务地想要“破冰”以活跃氛围。这里黛玉采用过度泛化的策略（“回来赶围棋儿，又该着你闹么爱

三四五了。”）向湘云发起虚假不礼貌，湘云则表示反对，采用胁迫性语言的策略发起了新一轮虚假不礼貌（“我只保佑着明儿得一个咬舌的林姐夫，时时刻刻你可听爱厄去。”）作为回击。

3. 结语

本文采用学者 Haugh 与 Bousfield 关于虚假不礼貌的定义，整合 Spencer-Oatey 的关系管理框架和 Culpeper 虚假不礼貌理论，分析了《红楼梦》中人物发起和回应虚假不礼貌的策略，以及其在管理人际关系中所实现的语用功能。研究发现，说话人通常采用胁迫，辱骂，夸大和过度泛化的语言发起虚假不礼貌，作为回应，听话人通常采用自我贬低或抬高他人的策略接受虚假不礼貌，不回应的策略逃避虚假不礼貌，或者是重新发起一轮虚假不礼貌作为反击。发起和回应虚假不礼貌通常达到以下语用功能：1）增进感情达到交际目的 2）强制胁迫从而维护面子 3）出于社会性权利或义务地进行剥削性娱乐以活跃气氛。

参考文献

- [1] Chen, X. R. “You’re a nuisance!”: “Patch-up” jocular abuse in Chinese fiction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9 (139): 52–63.
- [2] Culpeper, J. Towards an anatomy of impolitenes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6 (25): 349–367.
- [3] Culpeper, J. Impoliteness: Using language to cause offenc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4] Haugh, M. Jocular mockery, (dis)affiliation, and fac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0 (42): 2106–2119.
- [5] Haugh, M., & Bousfield, D. Mock impoliteness, jocular mockery and jocular abuse in Australian and British English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2 (44): 1099–1114.
- [6] Holmes, J., & Schnurr, S. Politeness, Humor and Gender in the Workplace: Negotiating Norms and Identifying Contestation [J]. 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 2005 (1): 121–149.
- [7] Leech, G.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M]. London: Longman, 1983.
- [8] Mills, S. Gender and politenes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